

## 儿时过年

吴艳红

小时候,过年真是一场盛大的狂欢。

刚踏入腊月,村子里便开始放塘干鱼、杀猪宰羊,家家户户院里垒满了柴火。我掰着手指数着日子,盼望着新年早点到来,心里扒拉着小算盘:新衣服新鞋子,得上亲戚家里拜年才穿;妈妈拿出的大白兔奶糖,得偷偷摸藏一点,等上学时带到学校去吃;要多捡点鞭炮,在小伙伴面前炫耀一下……那段时光,时间仿佛放慢了脚步,每一天每一刻都充满了幸福。

腊月二十七,各家各户的事情打堆堆。可即使再忙,妈妈也总是要抽出空来搞大扫除。当房间被整理得整整齐齐、干干净净后,我们的脸却黑成了大花猫。大家你看着我,我笑着你,不觉辛苦,只觉幸福。

腊月三十,春联是必贴的。别人家的春联得请村里教书先生写,我们家里不用。三叔那时读高中,毛笔字写得好。他挥毫泼墨,几副春联一下子就写好了。没有浆糊,就用吃剩的米饭捣碎将春联糊上。往往是爸爸拿着春联,问底下的小孩子们,正了没。在再高点、再左点等吵嚷声中,春联便被稳稳当地贴在了门框上。里里外外,红红火火。

除夕夜,家人都要守岁。午夜,妈妈把煮熟的鸡鱼肉摆在堂屋的八仙桌上,再烧一壶九月九日蒸的重阳酒,先虔诚祭祀,然后再把肉切成一大片一大片的。吃完肉后最快乐的时候到了,妈妈给我们开始发压岁钱。那时一个红包虽只有几块钱,但却是我们期盼了一年的快乐。小心地把红包放在枕头下美美地睡一觉,醒来就是新的一年,而我们也长大了一岁。那时乡村还没有通电,带着点黄晕的煤油灯光下,爸爸妈妈忙碌的身影显得格外高大,整间屋子里充满了温馨和幸福。这个情景,永远难以忘怀。

正月初一新年到。村子里大家都抢着想做第一个迎新春的人家,往往是凌晨三四点钟,家里大人们就起床忙开了。小孩们在连续不断地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里醒来,等待着我们的是一大桌好菜。但因昨晚守岁耽误了睡眠,食欲没那么好,吃一点东西,就兴奋地去开门放鞭炮,然后就去捡炮。

拜年也是极有趣的事,先到爷爷奶奶家,然后叔叔伯伯家。这时候可以胡吃海喝,糖果瓜子塞满每个衣袋。红包数不过来,数额虽然不大,但我们仍是欢天喜地。最期待的就是去外婆家拜年。妈妈姊妹多,大家相约初一或初二一起去娘家拜年。浩浩荡荡十几二十人,走到哪里,都是一道特别美丽的风景。到了外婆家,表兄表妹三五成群,在一起玩游戏,好不热闹。

儿时过年,真是人生中最值得怀念的时光。

## 说拜年

黄三丛

说起过年,年味最醇的时刻莫过于正月初一拜大年。

在武冈老家,这种拜年的习俗由来已久。正月初一凌晨,家家户户早早吃了新年第一顿丰盛的美味佳肴,穿上崭新的衣服,迎着新年第一缕晨曦,开启了拜年的欢乐行程。

孩子们是拜年的先锋队,在村头集合以后,就由一个组织号召能力强一点的伢子领队。每到一家大门口,领头的伢子就依着主人家的辈份,高声欢叫:“八爷爷、八奶奶(或五大伯、五大婶),我们给您们拜年啦!”其他的孩子也跟着附和,门前一片欢腾。屋里的长辈们听到拜年的欢呼,眉开眼笑着从屋里走出来,一边忙不迭地给大家发饼、花生或爆谷糖之类的食品,一边尽拣吉祥的话语祝福孩子们——“鸿运当头”“读书上进考百分”。那些长辈们,无论平日里喜不喜欢凑热闹,或大方的、小气的,或家境富裕的、拮据的,都换上一副崭新的容颜,格外慷慨大方。谁都向往人丁兴旺、门庭辉煌,这下子一群生龙活虎的伢妹子们争相涌来,喜气盈门,岂不开心?孩子们答谢完长辈的厚礼和祝福,便告辞赶往下一家。

第二拨拜年的是晚辈后生组成的方队。相邻的几个兄弟邀齐了,就从辈份最高的长辈家依序行礼而去。对于成年的晚辈们抱拳作揖前来“叩节”(给长辈拜年),长辈们自然欣喜有加,一边回谢致意,一边送上最美好的祝福。大家诺诺连声:有说多谢长辈贵言的,有说难为您老开金口露银牙的。于是大家心花怒放,融融乐乐。接着,长辈们执意请大家入席围桌而坐,先是递上一杯热乎乎的浓茶,然后敬烟。茶后烟余,本来可以告辞的,可有些豪爽的长辈还执意要把大家留下喝酒。下酒菜是早已备好的,其中腊菜居多,甚是丰盛。虽盛情难却,拜年客也懂人情世故,知道老人家杀个猪过年,猪耳朵之类的有限,需要招待的拜年客多,因而大家即使坐下来喝酒,也只象征性地择些猪血丸子、豆腐或瓜子、花生下酒。使命在身,晚辈们谢过长辈,打躬作揖,告辞而去,赶赴下一家,演绎相同的故事。

这种拜年的程序,还兼有一层积极意义。同在一个村,平素为着一些鸡毛蒜皮,相互间难免发生点口角,碍于面子,互不搭理,闹“鼻子气”。临到正月初一,辈份或年龄低一点的,就主动上门叩节行礼。在这吉庆的日子里,受敬重的一方自会感动,于是“相逢一揖恩怨泯”,兄弟叔侄又和好如初。

(黄三丛,武冈人,退休教师)

找些布条筋,再随便找根棍子扎上,就成了抽陀螺的鞭子。如果簸箕里没有,就去折棕叶,把叶片撕成丝,也可做抽陀螺的鞭子。

## 铁环

记得小时候,有一段时间学校风行玩滚铁环的游戏。我心里也痒痒的,但是那时做铁环的铁丝是“战备物资”,我们小孩莫说没钱,就是有钱也没地方买。

有一天,母亲要我去阁楼上把她的纺车搬下来。在那里,我突然发现了一只底部已经腐朽且已散架的水桶。桶已散架,但两个铁箍还在。虽然锈迹斑斑,但仍然溜圆溜圆的,一点也没变形。我高兴坏了,这不是一对一大小小的绝好的铁环吗!我赶紧把母亲的纺车搬下阁楼后,又上去把两个铁箍小心地拆下来,藏在床底下。后来趁大人不在家的时候,我把铁箍的锈迹擦干净,又在父亲的木工工具盒里找到一颗长铁钉,用钉锤将它锤成弯钩形,再绑在一根棍子上,滚铁环的钩子也就做成了。以后,我不但可以滚单铁环,还可以滚双铁环,还可以和小朋友比赛赶铁环上坡、绕弯……

当然,小时候,我们玩的游戏还有“弹弓”“抛石子”“打翻版”“下五子飞棋”“丢飞”“打叉”等,多了去了。而进行这些游戏的道具又非常简陋,有的只需要一个树杈,有的只需捡几颗石子,有的只要几张纸片,有的则只需在地上画上棋盘格……

(易祥茸,邵阳市二中退休教师)

## 儿时的玩具

易祥茸

小时候,从乡里到县城我没有听说过有什么“玩具店”。我们所有的玩具,几乎都是自己制作的。

## 高脚

记不得在哪部老电影里看到过一个很威风的踩高跷(我们叫踩高脚)的镜头。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很羡慕,但又不争气:这有什么了不起的?这踩高脚我们也会。没有式样标准的高脚,我们就从家里的柴房里,弄来两个干了的松树尖,每个只留下一个长得比较平直的枝丫做“踩板”。然后,根据情况,枝丫下面的树干留尺把长,枝丫上面留二尺长。这样,一对高脚就做成了。我们踩着简易高脚,仿照电影里的样子,“靠膀子”“跳跛脚”,也可以在浅浅的水里行走,甚至还可以赛跑。但是,这种高脚简单是简单,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:首先,那个当踩板的枝丫,用得久了,或者踏力太重,就容易“劈开”,这样高脚也就报废了;还有,那枝丫究竟有角度,脚踏在上面久了,脚板就夹在枝丫中间,鞋子磨破不说,脚板也夹得生疼。

我思谋着要做一副像样的高脚。我在砍柴的时候,老早就相中

了可做高脚的杉树——是被雪压断了尖、又成长了几年的,那样的树木质相对紧密些。待树长到小茶杯口粗细的时候,就砍下来,削掉粗皮带回家。父亲会做木工,锯子、斧子、刨子、凿子都有。这些东西平时父亲都管得很严,根本不让我们小孩碰。因为一旦有什么闪失,弄伤手脚就麻烦了。所以我就常常趁着父亲不在家的时候,动用他的工具,开始完成我的“杰作”。我虽然在读小学,但也有十来岁了,平时父亲做木工时,我在一旁也看得多。因此,父亲一些轻一点的木工工具,我不但“拿得起放得下”,用起来有时还称得上得心应手呢。

不久,一副精致的高脚就做成了——高矮合适,踏板做得宽,可以久踩也不会勒脚。特别是,我把一副高脚削得溜光溜光,其他小朋友馋得流口水。以后,我踩高脚的技艺突飞猛进。我踩着高脚去放牛,甚至下雪天也踩着高脚去上学而不要换雨鞋。这副高脚一直陪伴我到读初中。

## 陀螺

小时候,我上学是没有书包的,父母亲就给我一个装米用的锁扣布袋子。我和许多小朋友一

样,布袋子里除了装有书籍课本外,还装有一个陀螺和一根用于抽陀螺的布条筋。陀螺是自己做的。做陀螺要木质特别紧密的桐木、栗木。它个体重,旋转的时候稳,持续的时间就长,而且着地的部分不容易磨损。像杉木就不行,因为木质松,陀螺抽起来轻飘,不能稳住重心,转不了几下就倒地了。

做陀螺的时候,先找一段好木料,将它的一端用柴刀削成圆锥形,然后根据需要用锯子将木料锯断。做好之后,为了更吸人眼球,就要在它身上美化一番:在顶部用墨水画上红黑或红绿的圈,这样陀螺转起来会像美丽的彩虹落在宽阔的湖面,特别好看;或者在上面画一个风火轮,一旋转,陀螺就像要飞起来一样。陀螺的侧面,有的涂上红色,旋转起来像一团火焰在燃烧;有的则涂成黑白相间,旋转起来像一条百步蛇在扭动,让人害怕。

陀螺已经美化好了,还要记得在陀螺尖的地方钉上一个铁钉子,再把铁钉子磨光滑,让它和陀螺的木质部分融合为一体。有时候为了减少陀螺在旋转时的阻力,还要在陀螺周身涂上蜂蜡。然后,去母亲放针线烂布的簸箕里

## 湘西南诗会

## 立春

(外一首)

张雪珊

立起来。冰层在深处舒展筋骨  
喊出第一声号子  
所有冻僵的比喻,开始转换意象  
波澜涌出大海的壮阔  
孵出帆影,和疯长的藤蔓

柳条将倒影蘸满湖水  
把枯槁的笔迹  
一寸寸染成鹅黄  
候鸟修补天空的裂帛  
针脚细密。缝合过往的创伤

大地下蜷缩的时针  
准时开始滴答  
新芽推开冻土。等待下泥的种子  
正悬停在尚未合拢的指缝

那些被冬眠压弯的根茎  
突然有了潮汐的力量  
世界的掌心。裂开一万道白色闪电

## 乡村素描

露珠悬浮。这抖落的星辉  
像黎明初醒的眼睑一样清新  
蝴蝶的翅膀沾满花粉时  
母亲用蒲扇轻吟着熟稔的童谣

树干是鸣蝉歌咏比赛的舞台  
蒲公英从篱笆上起跳,练习翼装飞行  
我们试着模仿蚱蜢的姿势  
在草丛中跳跃,奔跑,捉迷藏  
豆荚里蕴蓄着青春的力量

草垛渗出稻穗均匀的呼吸  
父亲挺起古铜色的脊梁,映红秋色  
……

赤脚亲吻过的田垄与阡陌  
正在血管里返青,绵延

老槐树的根系刺破陶罐  
族谱里那些被风揉碎的姓氏  
总在清明时节  
从潮湿的碑文上,长出新鲜的叶脉  
(张雪珊,湖南省诗歌学会理事)



红梅迎春

曾晓红 摄

## 人物剪影

## 笑先生

杨震

笑先生和我同年同月出生,是我的堂表哥。

笑先生爱笑,脸上似乎从来见不到忧伤。笑先生皮肤黝黑,大人给他起了绰号“黑皮”。我们一起上大学的时候,我觉得叫“黑皮”不雅,于是给他取了雅号“笑先生”。

笑先生除了爱笑,平时不怎么说话,别人说话的时候他喜欢站在一旁笑。有一次他妈妈追着他打,边骂边追,但是没打着笑先生。笑先生使劲往前跑,边跑边回头望着他妈妈笑。他妈妈又气又恼又怜爱,索性坐在地,笑先生则停下来,远远地望着他妈妈笑。等他妈妈破涕为笑往家里走,他就大摇大摆往学校去了。笑先生走路习惯摇头晃脑,村里人看到常忍俊不禁。

笑先生小时候顽皮。他上课听讲不专心还不守纪,老师常罚他到教室外面站着,而他就从窗户望着同学们笑。全班同学被逗得哄堂大笑。

笑先生很搞笑。包产到户之前,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看山员,大多是老弱病残人士。小孩子要到山里放牛砍柴,挺不喜欢看山员。笑先生抓住全村每一位看山员的特点编成一首儿歌,先是带着队里同伴唱,后面传到学校里,班里同学也跟着一起唱。

笑先生好笑,他也制造笑料。笑先生娶老婆的这件事就是个大笑料。高考前夕,笑先生几个同学围着笑先生调侃,夸他一定能考上大学,校长两个女儿可以任他二选一。笑先生晃着头有点不买账的意思:“校长女儿不漂亮,求我差不多!”不巧,校长就站在他们身后,他敲了笑先生的后脑勺几下。笑先生并不喊疼,反过头朝着校长笑。校长说:“你还笑,有本事考个清华,否则我女儿你都莫想!”

巧的是,笑先生成了全县高考状元,真的考上了清华大学。笑先生大学毕业回到县里娶了校长的第三个女

儿。笑先生考大学那阵子,校长的第三个女儿还没上高中,同学们以为校长只有两个女儿。校长扎实洋洋得意了好多年,还常把笑先生的故事挂在嘴边。

校长高兴自在不在说,可笑先生似乎好多年笑不起来。笑先生要为自己的冲动买单,为无休止的家庭冲突买单。笑先生的妻子好吃懒做,蛮不讲理。笑先生的少言寡语被她理解为理亏,笑先生善良的笑被她看成软弱。笑先生在县里待了不到五年,就悄然无声考到北京大学读研究生去了,然后到美国杜克大学读了博士并留校任教。

笑先生一年前从美国回到了长沙定居,我们常一起喝酒。笑先生好喝酒,好几次喝得酩酊大醉。每次喝酒时,我滔滔不绝讲别人的故事也影射他的过往,他虽始终惜字如金,却一直保持着他的微笑。

(杨震,中国书画院湖南分院院长)